

戴東原集

1584



戴東原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季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考覈超於前古始王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孰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王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真安萬世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敢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盡分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

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轡夫然所以昇轡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轡夫爲轡中人也又嘗與王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氏體生梓於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搜槩具見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壬子六月弟子金壇段玉裁謹序

戴東原集卷第一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誤

河閒獻王傳經考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尙書今文古文考

書顧命後

書鄭風後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書小雅後

詩標有梅解

詩生民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周之先世不窋已上闕代系考

河閒獻王傳經考

刻石河閒府獻王祠左壁

漢初六藝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爲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僅臚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間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蓋言罷於武帝也宣帝更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深丘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而周官經劉歆末季知周公致太平之迹段玉裁案此述字禮記正義倫道迹具於斯始有傳者凡羣經傳記之先後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此今三家詩亡而毛詩獨存咎儒論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梁深不可無左氏當景帝武帝之閒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識固卓卓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閒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別獻王

所得書首周官漢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周官傳謂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其得自獻王無疑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即本傳所劉禮禮記謂古文禮與記矣周禮六篇鄭亦繫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儀禮又各傳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所得顏芝本是書本傳不列雖顏芝河閒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藝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史稱獻王學舉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所得書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彖及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爻詞者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莫能言其舊孔冲遠曰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

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彖三下彖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襍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漢書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深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立故訓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深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乃贗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襍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尚書今文古文考

尚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尚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

尙書以入於秘府未列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共爲博士之業不復別識言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臧鎔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閒得大誓劉鄭所記可援以補史家之略衛宏定古文尙書敍云段玉裁案當作詔定古文官書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我鎔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鎔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躬事伏生受書由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卽以我於齊魯之間其非得之口誦無女子傳言事甚顯白大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並見采錄前此大常參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案孔叢子偽書不足據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冲遠曰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

古文尙書之出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汨佗九共大禹謨棄稷案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伊訓伊陟案舊佗肆命今從宋板書正義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凡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盤庚大誓各分而三顧命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藝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適當其亡篇故志厯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秘書咸得見之民閒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佗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殘脫失

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亡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
尚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更析堯
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傳
合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
同卷異序者異卷亡篇之序別次其間爲四十六卷以
傳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聚斂羣書而爲之者
實始何人賾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桺桺受之蘇愉
愉受之鄭冲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
尚書而非漢時秘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
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

案馬鄭王

所得傳真古文考此篇自狄設黼辰綴衣至末踰季卽位

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季卽位禮之大常不必
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
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
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季卽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
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及出至路門
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季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
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興答必無是

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書鄭風後

鄭劉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之次序
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
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
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劉於諸
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
詩不存故首緇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劉在大師者西鄭
也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鄆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
居濟洛河潁之間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
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別
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
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
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駁之曰左傳
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
注樂記桑間濮上之音引紂佞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
中之篇明桑間濮上其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
音非言其詩也如靡靡之樂滌濫之音其始佞也實自
鄭衛桑間濮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間濮
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

之佗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褻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深虞廟唐傅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宋劉原甫始疑爲夏正月近閏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廟諸人傳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佗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

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三季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溪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泐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泐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泐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泐矣或曰日食旣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縣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書小雅後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爲正雅亡其詞者六故

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采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從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以後昭穆共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季閒固不必無玁狁嘯強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與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陔已下則又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弟次定作詩時世也

詩標有梅解

丙戌

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季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季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豈化行之世女宐有此懼邪亦非也古者嫁娶之期說岐而未定其以少長論者或主於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爲期盡之於據詩禮證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季而嫁蓋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春秋傳晉侯問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季矣是謂男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婚姻以時者也

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季數而已若必差十季乃爲夫婦是慶賢淑方類苟比季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齔也十六然得復過此目

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齔十四然後其化成

注云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爲婚期之季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此舉其端言之也墨子

書曰咎聖王爲治曰丈夫季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季

十五毋敢不事人

王肅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

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

名以上皆書季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

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舉其終之大

隄言之也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

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

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令會男女者使其屬稽之嚴

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婚嫁者許其殺禮殺禮

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

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奔之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聘故謂

之奔左傳晉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姬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

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國語句踐欲報吳誓其民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隄之使速婚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中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論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未未遠過此則止矣或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豳詩曰春日遲遲采芣苢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采芣夏小正繫之二月而衛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自納采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傳同殺止云者蓋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婚嫁之禮漸舉至冰泮已盛行仲春耕者少舍猶得合男女之事是時從容用禮者固多其貧不能婚嫁者會計其季因以是時許其殺禮自是而後民急農事婚嫁亦漸止矣周禮中春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婚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婚嫁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隄以時月夫婚姻

不使之六禮備則禮教不行夫婦之道闕而淫僻之罪繁不計少長以爲之期則過其盛壯之季而失人倫之正不許其殺禮則所立之期不行旣殺禮而不隄以時月則男女之訟必生以是言之周禮三十二十之期及中春之令昭然矣荒政之十曰多昏則又不計其季不限仲春而皆許殺禮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卽過二十亦未遽爲季衰則知梅落非喻季衰也梅之落蓋喻女子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耳首章言十猶餘七次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筐喻待嫁者之先後畢嫁也周禮所言者實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詩所言卽其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法之修明咸知從令歟

詩生民解

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閒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官先妣在官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受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閼宮魯何以但閼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

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顓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高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詞後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禘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禘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閒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高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高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姜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

無疵之極詞克也者不負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其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丕皆仵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禘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箋云夙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嚳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娥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詞涉機祥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旣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一 乙亥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曰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季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季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季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季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季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季中數云者日躔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添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季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

無事於夏端立異矣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季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曰此之謂正歲季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改政爲正屬下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季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從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我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我灘于司從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灘于司從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灘正歲則讀我灘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

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會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周末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旣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始因所亡篇數傳合爲

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刪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饗廟篇見於禘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所亡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自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間所存已厘三十九篇史繩祖謂大戴記禘取家語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私定竊取其書爲之史氏誤連讀公冠篇孝昭冠解爲成王冠解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家語止稱王當以爲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譏評也王肅襲取爲冠頌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他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泝龜文以注爲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景宣辯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

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踐阼孔冲遠以師尙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

乾隆丁丑孟夏月戴震記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冲遠所見同始俗儒未省照從據鄭孔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擬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在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閔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日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閒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篇題竄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尙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詁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秩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

卽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季而後改元卽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薨未踰季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季既葬卒哭而卽位焉踰季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既嗣薨則書薨彼未嗣薨者而我以薨書可乎彼既嗣薨者而我以薨書可乎立子以正君薨爲喪主春秋卽正其爲君義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卽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國者絕之不以國氏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氏立子不以正未卽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卽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卽君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不於正月闕無事則不書正月非朔則書日公定繼正之變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表微繼故卽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見其情莊公閔繼故之變文則書卽位繼故而書卽位以不書卽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也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既踰季則書薨桓十三季書衛侯成三季

書宋公衛侯是也書薨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

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卽位踰季也

既葬踰季不必論矣

雖既葬猶

曰子文十八季書子卒僖二十五季書衛子未踰季也

未葬未踰季不必論矣

是故諸侯卽位以踰季爲斷不斷於葬未

葬有既葬未踰季而書薨者乎宣十季書齊侯

秋季孫行父如齊聘新君

成四季書鄭伯既卽位嗣薨矣春秋不得而

書子也其變禮也不知所始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

所託

如傳言晉于始墨之類

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

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季書薨者是文公成公

書公卽位胥可議也文十四季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薨

同不可以薨書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僖九季晉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君位也十季晉

里克弑其君卓哀六季齊陳乞弑其君荼踰季卽君位

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季鄭世子

忽復歸于鄭昭二十二季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季未卽

位而出奔歸不得書薨天下間鄭世子忽不聞鄭伯忽

也書世子亦以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而於

前日王猛何也不可曰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

言王是天下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

之周諸侯目王畿之詞非天王之號

天王及諸侯國內稱公皆下謂上之

草稱謂之號公侯伯子男五等謂之爵君

則上下之分先儒國內僭稱公之說非

春秋凡書王

詞從同

猶列國之書其國先儒王不稱天之說非

以號乃曰天王

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

既正其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季突歸于鄭

不以國氏纂詞也既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

其鄭之公子也莊九季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爭

國爲奪哀六季齊陽生入于齊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

國亦使之同於奪子糾小白皆齊侯之弟不以立子之

法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卽位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命

故春秋表微而不書莊閔僖何以不書卽位穀梁氏曰

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杜氏曰雖不卽

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

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卽位者正君位之

始云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

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卽君位於

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朝然後即君位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即君位於

深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即君位者迨至視朝終

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即君位之始何進退失

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

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即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即位

也蓋繼弑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弑君不書即位史公

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

書而仍不沒其即君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

宣書即位何也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間乎

弑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爲氏有外者是欲掩

隱之見弑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治斯獄矣使繼故

不忍即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

先君何所快於行即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間乎弑

哉桓將不行即位之禮必矣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

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是桓爲

太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

也見曾子問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外不稱歆

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

既立而猶奉桓爲太子異於君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惠

公啟之也明乎嗣立即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

閒其盡矣乎

周之先世不啻已上闕代系考

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

記所錄祭公諫父諫穆王曰咎我先王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並

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

王不啻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啻已上世

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啻然後失其官也夏之

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

之始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僥

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季史記十

一世十四君則有邰始封至不啻亦且十餘世周本紀

曰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

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啻立不啻末季夏后氏

政衰去稷不務不啻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啻卒

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

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

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

不啻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

子不啻立末季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

縷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啻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詞毛詩云公劉避逐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據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皋帝發帝桀不啻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管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公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啻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邵北百餘里邵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啻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啻城不啻遭迫逐自邵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與於是恩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邵故封至公劉而復邵在渭北非得邵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邵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